

第 31 屆銘傳文藝獎 中文散文組優選

醒來寫一封長長的信

醒來寫一封長長的信，但是書寫很累，字跡很醜，冒冒失失地情溢乎辭，當山遙路遠拉長自我回味的時間，又會忽覺羞愧不已。與人相處交往，年齡越長越學會克制，簡訊和郵件愈便利，傳達的訊息就愈簡潔。於是慢慢懂得如何藏起表達慾望強烈卻羞於見人的書寫。

關於寫字，記得從前爸爸很得意地教我，寫數字 9 的時候，順勢將一豎寫在左邊，讓 9 看起來像英文字母 P，這樣就會顯得很有文化。但我從來沒覺得爸爸很有文化，印象中只是還隱約記得他坐在閣樓裡，在結婚照的大相框邊角處彎腰寫字的場景，「給眉頭自然而富有變化的線條」。至今都不敢相信爸爸竟然會寫這樣的句子。他其實很不願意寫字，記得小時候每次作業要家長簽字時，他總是憨憨地對我說：「我不會寫的吶，我簽名很醜的，找你媽媽簽啦。」

原先我一直不懂，爸爸為什麼總是覺得寫得醜就不願意寫字呢？還是真的因為他讀書不多，就自己不大會寫字嗎。

不過書寫這件事，好像平常不會刻意去想，但是這又是目前學生時期無法避免的一部分。有真正的自我記憶開始，好像成長就是年級越升越高，字越寫越多，開始技巧性地遣詞造句，被引導的審美逐漸讓自己學會如何規避從前被定義為幼稚的東西。從鉛筆到鋼筆，再從鋼筆到水性筆，再從水性筆到不知道哪裡有筆。不過有趣的是，大一選課的時候，選修了書法課，年級不小，竟然學起了毛筆，重新從一點一橫一豎開始。

每週兩節課的時間寫毛筆字，日常其他時間幾乎就很少寫字了。作業報告全部電子檔，緩慢又不坎坷的生活也沒有太持久的多愁善感，網路上發個動態或者手機備忘錄裡無痛無腦地寫幾句話，情緒也就短暫地過去了。不過孤獨感又是生命的常態，間歇性強烈，於是又渴望找人交流傾訴，但是面對手機裡眾多新增的聯繫人，似乎又覺得沒有什麼需要說；想聯繫一個從前很要好的朋友，又覺得似乎這個時間點沒必要去打擾。於是想想不如寫一封信給遠方的人，寫點自己的近況，不考慮篇幅措辭，胡亂抒發一下寄出去就是。想著想著不禁啞然失笑，何必多此一舉。既要寫信便需要發訊息去詢問收信位址，那既然都發訊息了，又有什麼必要把此刻的情緒多做延續，有這時間，把報告打字打打完好。

再者說，看著網路上眾多「手寫就是溫度」，二三十字的詩句摘抄，用看似很好看的字體加上濾鏡，再配之以哲理雞湯文案。美則美矣，溫度卻帶有歧義。若上千手寫醜字通篇真摯表達，發佈在網絡上，至少我不看。書寫的溫度就是這麼現實，寫出一堆黑漆漆亂七八糟的真摯情感，寄給自己遠方的摯友，多麼扭曲的情誼表達，情感維繫方法，畢竟大家都是整天瞎忙沒有時間的大學生，寫信互相聯繫確實大可不必。連自己寫寫東西，都是悲慘結尾了，大一的書法課成績悲壯。

疫情原因一直待在家裡，走出房間也只是互相膩煩的臉，面面相覷。於是被迫式自願獨處。每日下午待在家裡的閣樓，無奈地練練毛筆字消磨時間，畢竟無聊的時間裡不用動腦子的事最易堅持。這個時候渴望有人可以來找自己聊天，一起打發時間。真的收到訊息，又不願意耽誤太長時間，希望自己聽不見、看不見、暫時與這個世界失聯。

自己寫毛筆也就是不斷地去臨帖，臨的帖子多了，好像慢慢自己能夠感受到進步，看著以前寫的字，怎麼看怎麼醜。加上多了很多時間瞎想，才慢慢地發現越長大越覺得自己寫的字很醜，也許不是因為字真的越寫越醜了，只是審美見識提高了，更在意外界的看法，於是即便有的時候

第 31 屆銘傳文藝獎 中文散文組優選 醒來寫一封長長的信

很想寫東西，也羞於去寫。想想無數寫書法的人，無數的手札碑帖，文字間來來往往，不知道時間過去了多久，竟然把寫字寫進了生命裡。非常無解，寫字是件略帶詩意且並不沉重的事，拿著筆的時候，卻越長大越覺桎梏。

在閣樓的眾多雜物裡，翻出很多以往的紙條、信件。想要看看從前到底怎麼寫字，寫了些什麼？

「您好，天地無敵老母蟲。

生得一身大肥肉，一雙短腿走不動。一口雜草叢生牙，香腸大嘴閉不攏。

坐在美女前面，一天看你三四遍，又瞅你五六眼，七行淚流不盡，八頁書罵不完，恨不得九尺劍把你斬翻，總好過看著你惡心到魂飛魄散。噫……你這廝，一生一世都做不出數學題，在你的世界裡，數學即時宣告死亡。」

字跡很無恥還略帶得意，這好像是自己在模仿卓文君給司馬相如的回信而寫的咒罵書。咒罵的好像是高中時的前桌，自己最要好的朋友，這張紙條竟然被保留下來了，想想都覺得自己的行為神奇又有病。

然後拆開幾個信封，裡面的信紙還嵌著些幹花瓣。字寫的很秀氣，這是高二時轉學走的室友，記得她當時很喜歡寄信給我們。真不知道自己對文字的敏感度是提高了還是退化，現在看這些文字，竟然覺得有些彘扭。看著她的字跡，覺得氣憤又可笑，從前每次寫信我都密密麻麻地寫好幾頁，雖然收到的回信也好幾頁，但是她總是喜歡幾個字就換行一次，所以索性後來我就懶得給她寫了，於是高中畢業後通信也就沒有繼續了。

「見字如晤

寫一封信給你，不是要告別，只是要提醒你
不要太快 忘記我

……

最近的聯繫不太多哦。

——姑娘」

「見字如晤

最近的聯繫 不太多欸

我最近在看一本叫《詠而歸》的書，等待你的分享哦

……

欸 要記得我哦

我會踩著夏天的尾巴 帶著最初的快樂

回來找你。

——姑娘」

第 31 屆銘傳文藝獎 中文散文組優選 醒來寫一封長長的信

看了很多後，只覺得從前的信件和紙條，其實寫的很隨意，沒什麼顧忌。在當時學習的高壓環境中，和同學整日近距離地待在一起，接觸不到電子產品，受外界訊息的幹擾比較小，加上每日面對的都是枯燥的學習，所以就會很無聊地去寫一堆東西。而且莫名其妙的多愁善感太多，和好朋友互相寫信，在痛苦的日子裡自己感動自己。而現在不再收到信件、不再寄出信件、甚至疲於書寫。

不會回來的時間就是最美好的時間，書寫這件簡單的事用去太多自己過去的時間了，當對世界越來越疑惑，渴望詩意表達的慾望越來越強烈，就越覺得從前積累的文化底蘊太淺薄，一直還在書寫，卻讓書寫的文化底色越來越淡。

小時候認識字、學會寫字、瞭解字背後的文化含義，繼而開始用字與詞模仿寫故事。後來寫信成為自己與外部世界溝通的方式，會書寫，通過寫信，合理地與外部的人和物保持聯繫，保有一份對文字的童心，空間的現實外延加上收寄時間差異所導致的溝通延滯，讓一顆心在等待中忽上忽下。如今通信的時間被極大縮短了，但多出的時間，卻讓生活與社交更加匆忙、表面。人與人的距離隔了兩個螢幕，距離不遠但很難靠近。現在寫信還需要精準衡量雙方距離，對時間地點契機有了顧慮。

文字是美的傳達，書寫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活過的痕跡。現在自己不僅不寫，還覺得字寫得不好而羞於去寫，關鍵手寫也確實挺勞累的。

現在坐在閣樓裡，正午的陽光從窗戶縫裡漏進來，灰塵和牆上的 90 年代美女海報隱約可見。想起來小時候那次看爸爸在這裡寫字的場景。他和媽媽從來沒去拍過結婚照，而爸爸從前寫過字的那張結婚照我後來也沒有再見過。不過我還記得小時候看到的那句話。那就拿過來給自己的文章結個尾吧。

如果我覺得寫字很苦，那就握著筆，給眉頭自然而富有變化的線條。